



盾搬往信义村。搬家的前一天，茅盾到鲁迅处与鲁迅辞别。当天，茅盾觉得鲁迅心情不佳，就站起来向他告辞。没想到鲁迅拉住他，对他说了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秋白被捕了。”

瞿秋白是与鲁迅关系最密切的挚友之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鲁迅把清代何瓦琴的集句书赠瞿秋白，可见两人亲如手足的情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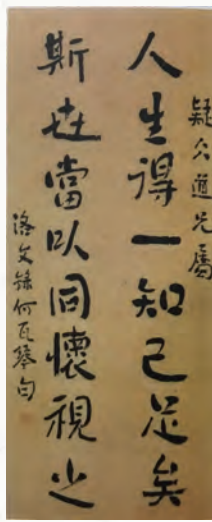
说起来，为两个人友谊牵线的是俄文。1931年，瞿秋白来到上海从事革命文化工作，正继续俄文翻译的鲁迅从冯雪峰处听说瞿秋白精通俄文，急切地说：“我们抓住他，要他从原文多翻译这类作品，他的俄文和中文确是最适宜的了。”鲁迅在一封致瞿秋白的信中，亲切地称瞿秋白为“敬爱的J.K.同志”，在现存1700多封鲁迅信札中，称对方为“同志”的，仅此一封。在这一时期两人的交谈中，瞿秋白经常把自己构思的腹稿讲出，征求鲁迅的意见，经修改补充，由他执笔，以鲁迅的名义发表。两位好友的观点相近，风格近似，有时候连鲁迅自己也分不清到底是谁写的文稿。

对鲁迅，瞿秋白也是非常崇敬，他对鲁迅的文字非常喜爱和熟悉，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为鲁迅编成《鲁迅杂感选集》，并写好了序言。瞿秋白的这篇序言中系统分析了鲁迅在新文化运动和左翼文艺运动及整个思想、文化斗争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杂文的价值，可以说，他是最懂鲁迅的朋友之一。

1934年，瞿秋白接到党的通知，奉命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1935年3月被国民党武平保安团所俘，6月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由于消息的阻塞，鲁迅在7月30日和8月9日还在设法筹资营救。就在离开鲁迅故居几步开外的地方，是瞿秋白的故居（山阴路133弄12号，原来的东照里）。上世纪30年代，瞿秋白失去了党内的领导职务，既要躲避国民党的明枪，又要提防王明“左倾”路线的暗箭，一时间危机重重，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经常投奔鲁迅避难，鲁迅就让内山完造为瞿氏夫妇在山阴路上定了一套房子，就在鲁迅家的对面，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他们。但事实上，瞿秋白在这里只住了三个月。



瞿秋白和鲁迅。



鲁迅题赠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自从瞿秋白到苏区后，鲁迅、茅盾等当年的旧友就一直担心他的安危，茅盾深知，瞿秋白这次被捕，凶多吉少。

秋白终究还是就义了。鲁迅、茅盾、郑振铎等瞿秋白生前好友决定整理出版一部瞿秋白的文集。9月4日，鲁迅约茅盾到他寓所，茅盾赶到时已经是掌灯时分，鲁迅轻轻拍着两大摞的原稿说：“都在这里了。”茅盾一看，心里估算了一下，大概有一百万字，怎么编呢？鲁迅说：“之华的意思是先出著作，因为这些是秋白的心血结晶，比译文重要，我则认为译文收集得比较全，编选也容易，著作则编辑困难甚大，非短时间所能完成，不如先将译著出版，一面继续收集作品。”鲁迅把裁决的重任交到茅盾的肩上。茅盾笑着说：“裁决我不敢当。”最后，茅盾还是同意了鲁迅的意见。

鲁迅为挚友瞿秋白的遗作《海上述林》呕心沥血，而这一年，也正是鲁迅沉疴不起的一年。

瞿秋白牺牲的噩耗传来，从没间断过的鲁迅日记，中断了25天，但他仍在短期内完成了亡友60万字的译著遗文的校对工作，并用与朋友们募集的印费，把这部书以瞿秋白的别名“史铁儿”的名义出版。

瞿秋白牺牲的噩耗传来，从没间断过的鲁迅日记，中断了25天，但他仍在短期内完成了亡友60万字的译著遗文的校对工作，并用与朋友们募集的印费，把这部书以瞿秋白的别名“史铁儿”的名义出版。